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卷二

華亭姜兆翀鶴山

公孫丑全篇

此篇申言在齊事前篇齊宣王十一章皆是與王言者此則在齊私議並與及門暨齊臣問答者另著為篇以綜前後情事焉

當路兩章

首章言當路於齊下章言加齊卿相須著眼兩齊字此初至齊擬議情事也兩章內言王正以發明與齊宣言王之旨丑言管晏猶是王言桓文徐徽茲謂宣王曰可得聞丑曰可復許皆虞望而不敢必之辭按此正是將兩篇互證者蓋此章言王即從

無以則王來言德卽從德何如來言仁政卽是保民惟言時勢則爲對王所未及者耳　路史以孔子稱桓公管仲之九合一匡而疑孟子之斥桓文薄管仲不知春秋時可以用霸蓋當日周雖衰微名義尚在齊桓用管仲率諸侯以尊周於周室實再造焉若至戰國周大勢已去自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爲二二周公分治之王寄焉而已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傀儡以上在東赧又遷西故湯武丁節言商實是言周蓋對照看來明是商則然而周不然局面此時而言霸則誠齊威之積已故孟子之不爲管仲非徒謂功烈之卑也實審於時勢也且卽起管仲於此日亦不爲也而何不可行仁而王哉朱子謂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異宜爾然則孟子善

學孔子實在於此而亦何妨以孔子之獎霸者而爲孟子之黜霸也然其意究未闡明而後人如施德操孟子發題乃以黜霸尊王爲四大功之一人亦思其黜霸尊王之故也哉　曾西註曾子之孫　按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又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問於曾子鄭康成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

御案申字子西孟註曾子之孫誤　賢聖六七作朱註於君奭篇所言賢君五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之外加以盤庚亦祇爲六至無逸篇言殷賢君三則太戊武丁外又有祖甲　按孔疏以祖甲爲太甲非也蔡傳本鄭氏解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至祖甲之舊爲

小人則與高宗之爰暨小人相類皆習勞民閒之意云爾不得如孔疏引太甲之茲乃不義而以小人爲憸小之人解據此則祖甲實武丁後又一賢君也如此方足六七之數至下文不曰紂去祖甲而曰紂去武丁則又以武丁統祖甲也　微子微仲家語以微仲爲微子之弟日知錄亦謂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仲亦稱微者猶微子受國不受爵之心也至仲之子而始稱宋公云而陳澔檀弓註於舍其孫腯而立衍句以腯爲微子孫以衍爲微子庶子鄭康成亦以爲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今就檀弓之說推之既巳云孫則立者自當爲子鄭氏所云立其弟其字從嫡子說來不從微子說來可知明包爾庚文

有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在王孫云云此說四書釋地亟賞之　膠鬲四書翼註據孟子膠鬲是文王舉而薦之紂周與後蹤跡無所攷蓋不臣周也按詩書不載即可云無所攷矣若呂氏春秋有武王使周公盟膠鬲又紂使膠鬲觀兵武王對以甲子至殷乃大雨疾行勿使失期等語皆附會之辭不足多據　置郵按正字通馹字解以車曰傳以騎曰馹又引楊愼曰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馹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此可見驛馹字義別元許氏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是說不可從

不動心章

此孟子自言致王本領上章言齊之易爲王此章言已之能致王兩章相承看所言不動心亦不動心於王而已而其要在知言養氣則自願學孔子得來此與前篇言仲尼之徒相照見得王是仲尼之徒所道者　上章言行仁政而此章未之及要之言由此霸王則亦猶言行仁政而王矣集註天下之事無所疑天下之事無所懼事字卽以行仁政言　卿相古有公卿而無相通典黃帝六相堯十六相此但爲之輔相不以名官日知錄引宋書百官志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註

相謂三公相王之事是三代時言相者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之類耳惟左傳莊九鮑叔薦管仲曰使相可也襄二十五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似漸以相名官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蔡澤范雎皆爲秦相　按秦武王二年置丞相是年梁襄王十年齊湣王六年漢書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漢高十年更名爲相國　今丑言卿相是戰國時口吻

孟賁　帝王世紀云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按秦武王以赧王四年立赧王八年薨賁之歸秦固在此時又國策載赧王四年張儀說韓稱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

弱國必無幸矣云云可見秦是時實有此二人也烏獲見後至丑於
此章稱之殆孟賁猶在齊時乎而由慎靚二年至赧王四年凡
九年人之以勇力見者要在壯盛一二十年閒今以此綜孟賁
先後知不得上及顯王三十四五年時因可見孟子遊齊固當
在慎靚王時爾　告子註名不害固緣趙氏誤以為即浩生不
害而誤四書考異引墨子告子勝仁句而以勝為告子名恐亦
非是蓋墨子當先於孟子而告子則與孟子同時不應墨子預
稱其名也　自反而縮句要涵行道致王意在內王觀濤云由
此決大疑斷大事者是也　不得於言解或問謂要與下文相
貫則是他人之言而集註未分在人在已然觀孟子之知詖淫

邪遁乃政是得於言　志氣解應鏞於孔子閒居篇謂孔子論
禮樂之原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
充養之妙而無閒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閒者也中論五起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
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據此則孟子發題以明浩
然之氣爲發孔子之所未談不知實本孔子也　詖淫邪遁不
是尋常談論其辭蓋欲以施之天下國家如言縱橫言刑法言
開墾言戰陳無不與政治相關而能行仁致王者有以知其蔽
陷離窮焉　得聖人一體屬之三子而不及由求子賜諸賢豈
泛舉之與竊按論語子張一篇首載三子之言而次及曾子子

貢又檀弓一篇亦多載三子之言而更多有子游處外惟及子路曾子有若耳豈不以三子後孔子卒於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大行其教足以繼孔子而提唱鼓動之哉所由齊魯之閒更相引重而以爲得聖人之一體耶冉牛閔子顏淵與論語德行節敘次異此豈故逆數之耶抑以冉牛少孔子七歲（闕里廣志）閔子少孔子十五歲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俱見史記）而以齒爲序耶

以力假仁章

此以下五章實孟子皆曾與宣王言者既退而又發明其義也雖不言齊而可見其爲齊爲此章霸王字德字俱跟前兩章來而皆與牽牛章相發又上章並言王霸而此章將王霸劈開即

以破公孫丑之說前章言齊地不改闢此章言王不待大言外有見得齊况地大之意　文王以百里日知錄謂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伐崇伐密自河以西畢屬之周至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以見文王不止百里然孟子殆本文王治岐言耳

仁則榮章

此章仁字即是以德行仁所謂榮即是王也貴德尊士當從國君進賢說來　國家閒暇自是齊國光景當日齊與秦遠國不被兵固爲閒暇而般樂怠敖尤是齊宣受病處觀前篇莊暴章好樂陳善以爲好喜樂之樂則王之般樂可見至雪宮章孟子

固欲畜止王之樂矣此兩篇可互証處

尊賢章

此章蓋申發政施仁之實緣前篇天下仕者云云但言五者之效而未詳仁政所在其下文又但言制產非可以該此五者也故於此詳著之觀天下皆悅而願云云俱與前文相合可見至願爲之氓句亦未嘗不該得赴愬在內也並可與明堂章所言王政參看　尊賢使能節　按孟子與齊王言謹庠序之教尚是教農民而未及造士之法在滕言學校當有造士在內而亦未嘗說明也攷周禮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在養其德厲其行助其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

者獻賢能之書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也至辨論官材王制屬之司馬周禮大司馬無其文而小司馬之職闕御案以諸官例之則小司馬專掌必辨論官材也又偁之以司士乃有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之法以德二句是賢以能二句是能不可截取三句說此爲賢能大來
歷戰國時學校久廢所以賢能之士不必從鄉校中出而孟子
言賢能當有溯源學校之意在市廛節廛而不征是古制如
周禮地官廛人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皆是若法而不廛是
孟子意蓋又寬矣此節明是居貨之賈而曰天下之商要之商
離賈不得周禮司士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解商通貨而賈爲之
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爲之運則布行可見商賈原相爲用孟

子前章言商賈而此但言商蓋以就文法對偶耳　關譏節按周禮司門之征其貨賄是關之征亦征商耳乃孟子不曰天下之商而曰天下之旅須知言旅卽有商在內又關而征不惟害及商而且擾及旅故言旅　耕者節當從前章制產說來蓋必先制產而後可言助而不稅也當如文王治岐之九一而更行助　廛無節趙註於第二節廛字訓爲市宅而此節不復註則亦以爲市宅而朱子仍之蔡虛齋乃畫然謂上節廛字是市廛此節廛字是民廛市廛者廛人所職以財貨賄之廛民廛者在國中左右三區或在城邑井邑而不必在市　按此當以載師職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言則在城之廛以遂人職之夫一廛言則

在野之廛也　夫里之布日知錄周禮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按朱註蓋沿趙註之舊而近日講家已多從顧說者　氓字解疏引周禮制地之法以鄉爲郊近主有知爲民以遂爲野遠主無知爲氓然此解不可據即如本文民願爲氓豈可云有知而願爲無知乎當如楊用修解謂氓與民義別蓋氓之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田里安氓以土宜教氓若是本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何必以土宜教之乎則氓是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

是本民何得稱氓乎周禮地官旅師新氓之治

御案謂新氓有二一記所稱自諸侯來徙家者一凶荒就粟樂其地而願留者遵此則氓爲流亡之民固不可易

不忍章

此章因王不忍一牛而重揭不忍之心也自謂不能謂君不能跟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來擴充卽推恩意苟能充之四句卽故推恩四句意

矢人章

仁術字前篇言行仁之術此章言擇術在仁義似有別然彼章從是心說來亦未始不重仁字也此章仁字爲仁字須以仁心

仁政言朱子謂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蓋謂以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而如此章則正其偏言者耳天爵安宅二句李雯則以此作進術於君講謂仁之爲道可榮而不可辱爲天之尊爵可安而不可危爲人之安宅蓋恩結千人者卽爲千人之雄澤被萬人者卽爲萬人之雄其推愈廣而其位愈高故曰尊爵又惠澤多者愛之之人多相與居之之人亦多殘刻少者怨之之人少相與奪之之人亦少其德愈長則其業愈大故曰安宅云云此不徒以雜皇降衷安土敦仁言者人役句當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言役字以天下諸侯言方警切若尋常學者

何嘗爲人役耶四書滙參謂不必因人役字粘定治術講此是不謂此章爲申說齊事耳

仁者節　按禮記射義疑是漢人附會則不怨勝巳反求諸巳云云當卽取孟子此節文

子路章

此章似以王不愛善言（如顧左右言他可見）而以舜禹期之耳加此則與全篇相貫

伯夷章

此是孟子自明來齊去齊之故非論夷惠也葢從夷惠行事上生出不屑就不屑去兩意講家謂一是故字一故字是懸空摹擬甚當乃從不屑就不屑去上斷爲隘與不恭而君子不由則

固有可就可去者矣孟子又何妨先就齊而後去齊哉上半篇是記就齊事下半篇是記去齊事而此章乃其關捩處是借夷惠以立說豈又忽貶夷惠與下孟章之言淸和自矛盾哉姚舜牧四書疑問有此章是論去就非論淸和之說而要當有孟子自爲寫照之旨在

祖裼禮記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是敬若勞而袒裼乃是不敬

按　此則祖裼與祼裎有別

天時章

黃氏日抄謂此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與　按　此或以齊有師命言之也所言人和與梁惠王伐燕章言民悅可相証

天時之說文獻通考兵家書四種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無旺相孤虛之說旺相孤虛屬五行家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擇時日談祿命者所用非將畧兵機也然後世要不廢遁甲六壬等說　三里之城或謂子男之城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而賈公彥典命疏云據此文上公九命以下以九七五爲節則天子城宜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云云　按此則三里固無專屬耳

朝王五章

此下五章見得孟子在齊召不至餽不受弔不言固非若距心蚳鼃有官守言職者之所可例而其義或爲門弟子發之或爲

齊臣言之均可以見孟子之自處焉　朝將視朝句朱註以爲朝將之朝如字趙註云儻可以來朝見則我將力疾視朝是朝將朝字亦從潮音讀也至孫疏作覿其來朝又不如趙註爲直截　孟仲子趙註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朱彝尊曝書亭集孟子弟子攷以爲即詩傳所引之孟仲子　按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德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詩譜云子思論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邢昺疏謂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某同事子思後學於孟子然此說不足據夫孟子且不及事子思又何論孟仲子哉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

註此與孟子之孟仲子豈名字之同與據此則不得併爲一人至三遷志據譜載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之說則更與趙註異　㐫一　按孟子來齊當爲五十三歲去齊則爲五十八歲蓋時已艾耆矣與前篇壯行參看自可得孟子年歲

陳臻章

觀前日今日云云明是孟子先在齊而後在宋薛也講家謂當在宋也是追憶之辭其實若於齊是追憶耳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金仁山集註考証謂自去齊歸鄒二年如宋蓋此說本大事記而時當宋王偃十六年也其之薛當亦卽在是時　按自田嬰封薛而文代立其嗣位未知何時然赧王初年當已是孟嘗

君覩聞戒而餽應是孟嘗主家政待賓客時也又薛以齊宣二十年封是年當顯王四十七年則謂孟子以顯王三十五年遊歷者不知時尚未封薛也又風俗通載孟子絕糧於鄒薛豈薛多暴桀子弟已在孟嘗招致姦人之日與

平陸章

平陸攷四書釋地謂平陸齊邊邑引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孔子時爲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地則平陸是齊南魯北又四書集證引國策魯仲連遺燕將書云魏攻平陸索隱註在西界則平陸東與梁界也　持戟之士註謂戰士而四書釋地謂是大夫守衛之士引商君傳持矛操闟戟者

旁車而趨聶政傳持兵戟而侍御者甚衆可見時尚武備藉以

防姦也至失伍則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

去也皆與註異　爲都禮記大夫不得祖諸侯句孔傳引左傳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於采地

御案斥孔說之非以爲邑有先君之廟者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

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

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邑云云　按平陸非齊宗邑豈應有先君之

廟且爲都者五更不應五處有先君廟也固當以毛氏傳下邑

曰都釋之方得

蚳鼃章

靈丘考郡國志載滕縣東北二十里有明水湖齊乘云明水之南有靈丘城周圍八里內有子城史記齊世家威王元年韓趙魏乘我喪伐我靈丘是矣　按此則靈丘在齊之西南三晉伐靈丘事在安王二十四年魏韓趙世家雖分載實本一事魏屬武侯九年韓屬文侯九年俱合趙作敬侯二年則誤當如年表亦作九年觀魏使吳起當是魏合韓趙而來也此豈魏齊接壤或由魏而至靈丘與

為卿章

此章齊卿之位跟為卿於齊來是指孟子隋書經籍志云孟子十四篇齊卿孟軻撰此亦稱孟子為齊卿之証丑言不小見得

孟子爲可以言孟子不與言仍是無官守無言責進退綽綽之義無惡小人意在內若以齊卿爲王驩丑不應震羨至此且本章固明言蓋大夫也註云攝卿以行而曰蓋者是亦疑而未定之辭　蓋註云下邑而四書釋地以爲與陳氏食采爲一邑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半爲卿族之食邑陳氏世有之也

自齊葬魯章

此章可見孟子仕齊又以喪去職而不久在齊之意　葬魯事孫疏謂孟子仕齊喪其母乃歸葬於魯闕氏引列女傳孟子在齊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之文以証母同在於齊而沒於齊最核若日知録謂是改葬然匠人棺木云云明是初喪用木也後人

以此文似葬畢即反遂疑孟子不行三年喪四書釋地謂反於齊是既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客卿耳充虞問答在三年後至前日字謂爲遙指初喪時言此則繫終喪於葬魯後者孟子四考謂反非即指齊特止嬴以終喪謂嬴爲齊邊境而介鄒魯之閒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又繫終喪於止嬴後者兩說似閻氏爲優蓋終喪何必在嬴而葬魯下自可該終喪在內不必以文不具爲疑也至毛氏以反爲反哭鄭氏以反爲反而拜賜周氏以反爲反而致事此總須於本文添字以就之而孟子之如何終喪倘須補出則曷若竟作葬魯終喪而反且本文豈謂不終喪而即反魯乎若典故辨正於嚴不敢請句謂三年不嚴

久矣則恐不然嚴字文法劃在前日上講非謂終三年之嚴也特請則在於今耳且三年亦不可謂不嚴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則喪事未終而除喪棄杖以前無日非嚴時也孟子之嚴証以孔子而可見也又據葬魯一節可見孟子辭卿而歸復反於齊所以尹士章之然且至句郝京山謂是再至也　嬴註齊南邑在今萊蕪縣志云縣治有孟遊亭孟子止嬴即此

沈同二章

此兩章亦論伐燕要爲沈同陳賈言之與前篇對宣王言者有別故次在此註林氏謂此書散出無先後之次欲以前篇十章

十一章置之此兩章中間似未得孟子編輯成篇之大旨也又據此章或以孟子既不勸齊何以不諫爲疑然觀王甚慚於孟子句可見是諫而王不聽也此可推測於言外者　燕人畔章內未及如何畔光景通鑑赧王元年燕畔註謂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率畔齊云云　按初畔時是立公子職也至立昭王在赧三年又索隱引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今本闕太子字）則太子已死於國人反攻時矣故國策本論謂昭王非即太子或太子名平而昭王不名平也又燕畔內可想見齊勝燕必有留燕駐防將卒畔時或爲燕所屠或齊自遁歸各情事蓋不藉天下諸侯之救而燕已反正矣自後燕乃立昭王齊亦宜王

薨滑王立兩國始各安堵如故　管叔以殷畔當專以周公誅管叔言本文但言殷不言武庚誅於管叔武庚若併爲一事要之管叔之畔固當借武庚然畔有先後誅亦有次第朱子鴟鴞詩傳說從孔氏固以爲作於辟管蔡之後矣觀詩言既取我子毋毀我室明是既誅管叔再告武庚豈得以管叔武庚並說儲在陸文集以居東而得管蔡爲一事征東而誅武庚又一事有云自流言播而周公出周公出而管蔡誅管蔡誅而君心疑君心疑而風雷作風雷作而成王悟此金縢之文之明白可攷者也自成王悟而周公歸周公歸而武庚畔武庚畔而東山征東山征而殷命黜此大誥之文之明白可攷者也此可見管蔡先

發故先辟武庚後動故後亡故金縢罪管蔡而不及武庚大誥罪武庚而不及管蔡也然則管叔但藉殷以畔而不與武庚同時並起又可証燕之不在以立昭王爲畔也　居東解王千仞詩經比義述以爲居幽蓋蔡氏謂居國之東國固以鎬京言鎬今鳳翔府豳今邠州屬西安府鎬西豳東輿地鑿鑿惟公居豳故鴟鴞是公居豳時作伐柯九罭諸章是豳人聞王將迎公而作詩註東人即豳人也而夫子删詩乃以諸詩繫之豳焉此解確鑿若鄭氏王氏以爲東都洛邑則時尚未營東都也

致爲臣章

此章就見數言亦宣王語而載之此篇者則是以王言引起而

下乃爲時子陳子言之也至孟子之歸綱目載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孟子去齊則是時爲宣王二十九年發明謂綱目詳書之者著其與時君不合之實也是固以去齊屬伐燕講金仁山亦謂孟子之歸編次在燕人畔之後似以此事去齊至郝氏九經解直推到宣王伐燕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以見孟子之去爲先見是更推勘後來之說也　四書翼註論孟子所以惓惓於齊之故謂以當日形勢言之秦暴楚昏不可與語燕敗亡之後韓趙魏廹於秦勢不久存惟齊依太山表東海形勝得十二上接冀雍下連荆揚旁聯徐豫可以中天下而立也云云據此論自不當輕言去齊矣　繼見句　按孟子是年去而王

亦是年卒則固不繼見也令人發身世蒼茫之慨　季孫子叔
疑趙註以爲二人孟子弟子也解云季孫以孟子不欲而曰異
哉子叔亦疑之云云自宋神宗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至徽宗
政和五年乙未春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
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子丑壽光伯萬子章博興伯浩生
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子臻蓬萊伯充子虞昌樂伯屋
廬子連奉符伯徐子辟仙源伯陳子代沂水伯彭子更雷澤伯
公都子平陽伯咸丘子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子應膠水伯
盆城子莱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平陽伯爲十八人元吳萊著
孟子弟子列傳其書不傳而序以爲十九人則於十八人外殆

益以滕更也曝書亭集以滕更明云在門則爲門人無疑云云

按此係宋元以前之說朱傳出則季孫子叔不從趙氏說矣而

大清會典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樂正子克公孫子丑萬子章公都子四人先儒陳臻以下十四人者則猶宋十八人之數仍以季孫子叔爲先儒也乾隆丙午科順天鄉試季孫曰異哉子叔疑題第　名　墨則從舊說中式　攷孟廟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者乃宋兗州守孔道輔訪得孟墓因立神道碑并建祠於墓西南其在鄒縣南之廟則剏於宋宣和四年後代歷加修葺康熙甲子始發帑重修規模宏整乃會見廟制則正殿奉祀孟子以樂正

克配兩廡分祀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高子共止十二人則尚係舊時舛錯竟未更正也廟後爲寢殿祀亞聖夫人廟左爲孟子父邾國公殿此本元延祐年間封爵也

孟子去齊章

自此章以下迭記孟子去齊要各有義此章以宿於晝言雖乍至而宿然巳有再宿三宿義在尹士章之去齊是初出晝情事充虞章之去齊是出晝後在路情事末章之去齊係以居休是去齊而已有所居矣當非道路暫憩之謂四書釋地謂孟子去齊歸鄒中間經過地名休者稍憩焉並有休在今兗州府滕縣

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之說此恐於居字未審　晝註當作畫齊西南近邑也　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晝中遂攻臨淄即此而括地志以畫即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則與孟子歸鄒在齊之西南者判然相反典故辨正謂戟里在臨淄之西括地誤言北耳

子思仕穆公攷　按孔子哀公十三年夢奠之時伯魚已卒四歲子思即幼亦應五六歲自是閱十四年而哀公卒又閱悼公元公共六十五年則當穆公初年子思或七十餘歲猶可以仕綱鑑㮣尊禮子思於穆公元年庶幾近之而史記子思壽六十二歲之說已不可從若孔叢子載子思居衛聞繆公之喪

而不服則又終穆公三十三年又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通鑑載在安王二十五年是又在共公元年此時去孔子没已百年子思未必尚存也薛安州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則此事皆不可信至孟子在平公年閒壽屆六旬由平公前逆數之爲景公康公共公凡六十年而孟子生年趙氏悳謂當在穆公之末共公之初　按孟子生烈王四年則爲共公六年是孟子之生與子思之卒或相去不遠斷不能親受業於其門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是緣飾爲授受淵源耳依託之言不足多據

千里見王閻氏謂自大梁至臨淄故云千里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此說似不可泥如孟子自鄒至梁亦云不遠千里

要皆六七里耳日知録謂古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三里當古百里按此尤可得古今里數大概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孟子殆本周之成王定鼎卜年七百來想周七百之期當時自必人人言之口習以熟故孟子卽其言計之而以爲數過也所謂周過其歷也其數字從周之數來不得如趙氏過五百之期解又周字固當從武王元年巳卯算起亦可從成王定鼎算起且以卜年七百爲準則不得云八百有餘歲而但當云七百有餘歲此無論在顯王四十五年前爲七百九十八歲與在赧王元年時爲八百有九歲皆可云七百有餘歲然則孟子生卒攷欲執此句以

證孟子去齊在顯王年閒四書典故辨正執此句以証齊人伐燕在顯王年閒者均不足為據又孟子所言年歲大約舉其大數而不必編年細算如論聞知之統概言五百餘歲 按堯以甲辰在位歷一百年又閱虞五十年夏四百四十一年至桀甲午而有湯是堯至湯共五百九十一年湯以乙未在位至帝乙十年巳卯而有文王共五百八十八年文王以巳卯卽諸侯位至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共六百三十二年而孟子統言之亦可知七百餘歲之亦舉大數耳

有師命 按齊與梁趙楚燕擊秦又齊與宋攻魏敗之觀澤二事當愼靚王三四年史記以爲湣王實宣王二十五六年而孟子適在齊時事

姪　欽亮舜俞
　　周翊嵋　校字

孟子篇敘卷三

華亭姜兆翀鑴山

滕文公全篇

此篇是更敘孟子在滕及梁宋事蓋大要是與其諸臣論說而與及門問答者並附焉此與公孫丑篇皆以補首篇所未備

滕文公三章

此以滕文公建篇而不與梁惠王篇滕文公三章並次者緣此首兩章尚是文公未爲君時事固當分見且次章是爲然友言之三章要爲畢戰言之故另著爲此篇首章自滕之楚與故辨正謂是時楚都婼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滕

在兖今兖州府滕縣西南地自滕之楚而取道商丘路較回遠四書釋地言楚地直至泗上今泗州滕南與楚鄰一涉足便至其境此言即接楚之東鄙耳　性善困學紀聞謂孟子言性善發前聖未發之說然竊按是善學孔子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似未言性善而繫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陳北溪謂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即本於夫子之所謂善而言又朱子謂中庸爲七篇所自出則性善亦即率性爲道之旨

滕定公章

世子能行喪禮可見是由性善而發　三年之喪毛西河力言

滕先君莫之行是叔繡以來不行三年喪魯先君莫之行是伯禽以來不行三年喪其意以爲夏商是三十六月之三年喪至周而改爲二十五月故云莫之行此似看先君字太泥矣 按唐儒王元感謂喪是三十六月張柬之駮之以商書伊訓孔安國註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以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而王年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二十五月而畢云云此則與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相合儀禮是周制則商周同也豈以周公改者哉若魏儒王肅以中月爲卽在大祥之月之中則當二十五月漢儒鄭康成以中月爲中間一月則問過二十六月而以二十七月爲禫是爲二十七月至

唐虞夏本不可考據竹書帝堯陟當乙卯而舜元爲己未舜陟當戊申而禹元壬子禹陟當己未而啟元癸亥中隔三甲子則或爲三十六月也　齊疏之服註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孟子言齊不言斬或遂謂古者有齊衰無斬衰父母之喪皆齊也此說非是集註考証引檀弓曾子對穆公語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數語謂孟子既曰嘗聞則嘗是古語傳頌之訛而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問爲國章

此章前半固與文公言然是引起當行助語倘未了下半與畢戰言乃實指助法經界也章次故屬在畢戰一邊而分載於此

五十七十百畝或謂夏不井授者非也蓋自洪水蕩汨禹始則壤其時已有井田濬畎澮距川即周禮遂人之川涂溝洫也左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非井田安得恰一成之田起一旅之衆乎禹既創制後代因之而孟子乃有五十七十百畝之說朱子謂自五十增爲七十自七十增爲百畝井里疆界都須更改恐無是理蓋疑之也而後人不得其說各以意推王肅則謂夏民多故五十畝殷漸少周尤稀故增益之陳祥道則謂夏田未盡墾殷漸拓周益闢徐氏則謂夏民儉約故五十而用足周彌文而用廣不得不增金氏謂夏時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袁氏謂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賈

公彥謂夏五十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稅其百畝殷七十畝據六遂之地百畝萊五十畝稅其七十五畝周人百畝據不易之地全稅之熊安生謂夏政寬故稅其半商稅急故稅其七周政極煩故全稅之以上諸說皆與事理隔閡不可通此惟蔡邕尺度不一之說得之日知錄亦謂三代之制在於貢助徹而不在於五十七十百畝此特丈尺不同而非有異也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節

御案謂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而蔡邕所謂尺度不一固非周以八寸爲尺之說周尺當亦十寸爲尺第周之一尺實當商之八寸耳又周尺周字非指周代之周蓋周者盡也盡十尺之數

也古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今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遵此可見尺寸丈田不同之大概焉　徹字解或以兼行貢助爲徹非是集註以合作均收爲正訓此本張子透徹而耕一語推之耳而語錄中則謂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則朱子亦疑而未定也要之徹之爲義惟任啟運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之說爲確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此方與貢助字皆從君民起義一例　其實

什一句註貢法固是什一而助法乃是九一何言什一則述朱謂筭法各有所因耳合同井九百筭則爲九一就八家皆私百畝筭則爲什一也 按夏是五十畝稅五畝爲什中之一殷至周是七十七畝稅七畝是爲什外之一也

如任釣臺說九夫爲井而中無公田是九家各百畝而以十畝起稅則實是什一也 按二十畝爲廬舍及十四畝爲廬舍之說不可泥

徹者二句讀書記謂此不言貢法者有龍子曰一節在其意中也商助周徹乃偏倒轉說來此非文法錯綜之比蓋孟子意分賓主見得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語雖平敘意實趨下云云 按徹者句內須直透徹無公田講方得

雨我公田節萬充宗謂八家是殷制九家是周制周九夫爲井悉以授民其稅法

則隨年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而有無可通故名徹禮記王制

古者公田節

御案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卽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明其制之異雖周亦助明其意之同蓋自商至周必生齒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幷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周一井九夫之明驗也若至戰國兵爭死亡民生反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也　庠者三句　按庠序校以黨鄉州言乃孟子先從庠說起意此句是隱涵周字在內下校序則仍順次夏殷耳夏曰校三句俗說謂鄉學一而遞變其名此說非是李安溪

說謂此孟子所述周制也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則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取而兼用之有鄉校州序而黨又有庠焉蓋鄉學于是大備也黨與民親故主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校則與國爲近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序介鄉黨之間賓興之典賓行於序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一以射觀之蓋黨統於州序統於鄉亦由庠升序由序升校此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　庠序校是鄉學而已是大學至學則在郊之國學也蓋記曰家有塾則人當八歲入焉者乃是小學至十有五則所入者卽大學孟子所謂校序庠皆是也自此而升入國學則所謂諸侯之大

學在郊者也其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若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謂之大學至天子之郊學猶謂之小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也郊學以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蓋天子更自有大學也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也　請野節此跟上文問井地來重在上句下句以通井授之窮耳下文鄉田二節固專言井地也國中句不與野作對馬端臨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最明　按上句九字當照下井九百畝以九區言不以九分言有謂九一是合公田私田每家各得一百十二畝半而以十二畝起稅恰是九一者非是又

上句既劃溝制田九一當稱取民什一則落下句尤嘶至什一而賦當蹑其實什一來言十分取一耳又鄭氏以匠人爲助遂人爲貢而時講乃以九一爲匠人之制以什一爲遂人之制此則又以什一之十爲十夫矣要之行貢以地不可井耳若仍如遂人之整整十夫有溝起數則何不竟劃爲井蓋貢法即零星一二百畝皆可什一而賦馬氏所謂不必拘以十數而後貢法可行也且遂人匠人本是一法黃氏度曰令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也江

慎修周禮舉要曰十夫有溝與九夫為井通為一法九夫為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釋考工記匠人為溝洫節

御纂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工役未有不受法於遂人者知此則不得以匠人為助遂人為貢註中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蓋鄭氏因孟子此節文遂於周禮地官註之而朱子因之任釣臺謂鄭氏之說豈謂王圻五百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悉可井乎且既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又言王圻用貢都鄙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在郊以外是遂之地且未審其所在又烏知其為貢為助乎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鄉在內為天子所

食之地亦遂在外爲公卿大夫食邑之地則鄭都外之說得之而以郊内爲鄉可也烏有統鄉遂而槪屬之國中者哉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文明言鄉里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什夫耶云云 按任說最爲明確今繹周禮井牧其田野節

御案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况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則鄉遂多平曠都邑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哉又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註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爲國中也遵此則註說不可泥 圭田解大全辨云卿祿厚何必圭田必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

也周禮載師職士田下註云郎圭田卿大夫之子孫不能世其業必以圭田與之使無廢祭厚之至也此與集註說稍異

許行章

此章許行是亂滕者故於滕連及之許行之說明攻孟子無野人莫養君子之說　一廛舊謂許行所請是國中左右三區之廛然旣願爲氓則郎照遂人職之田里安氓一如上地夫一廛中地夫一廛下地夫一廛田萊並授亦何不可庶使言神農教者郎從事於耕也　八年於外通鑑以堯七十二載使禹平水土八十載禹治水成功爲八年至路史註謂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非謂其成功也若史記謂居外十三年是因書作十有

三載乃同句而誤衍之耳三過其門解按堯八十一載封禹於有夏夏今平陽府夏縣既封則家在有夏即未封以前當亦在平陽也　司徒教人倫此與學校之教不同蓋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司徒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覩遜之誼故曰教人倫按周禮司徒掌邦教凡州長至比長各職事無事非教則周制然而唐虞想亦有然也　舜舉禹皐解說者以上文不言皐陶而此言皐是皐以刑弼教可以補所不及此特以該治之始終云爾然吳越春秋云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則舉禹實在舜又論語樊遲問仁章子夏固言

舜之選於衆舉皐陶矣則舉皐亦在舜若稷契據世本及帝王世紀謂皆嚳子則天子昆弟久應在廷退俟舜舉耶至益爲皐子則益可統於皐也故但言舉禹皐陶　門人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爲門人故曝書亭集以一貫章之門人爲曾子弟子由瑟章之門人爲子路弟子顏淵死章之門人爲顏子弟子而此章之門人爲子貢弟子似矣第據此說恐互鄉章之門人無所屬　子貢之歸　按子貢是衞人固當歸子夏亦衞人後世地志屬之衞輝然安知非開州之衞孔疏於檀弓載設教西河節註爲魏人要是其設教處故今地志載入汾州流寓子張陳人史記故云子張居陳子張子申詳鄭康成以爲

周秦之聲呼顓孫與申相近則陳與周相近耳子游吳人則今常蘇兩府也要之此五人皆當歸者若曾子有若則皆魯人也

欲事有若　按史記載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是時有若年已六十而三子與曾子年方壯本可以少事長故三子以彊曾子也　三子以齒敘當如公孫丑篇作子夏子游子張今又參錯豈以欲事有若爲敘次耶

戎狄是膺二句　四書釋地謂齊桓伐楚及戎難戎周魯於齊無役不從皆當有僖公在內茲去此以詮明爲僖公事而仍如註斷章取義之說也引詩下當補清僖公周公之孫句方得至四書考異謂此詩四章是頌周公五章六章是頌

魯公伯禽故荆舒二語實是確指周公孟子必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人箋疏之訛反疑孟子也按此說殆本之季彭山而更覺疏通詩經體格當不盡如綿如公劉俱是連章挨敘則謂補頌周公魯公似亦詩旨第如此則節首當補出周公字至公爲天子將當言王師王旅而言公車公徒此豈周禮巾車政令統言公車故詩亦云爾耶惟以魯侯之功魯侯是若爲指伯禽則似與魯侯燕喜句又指僖公爲稍無別耳

墨者章

墨者夷之書法與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句相似自屬類記豈皆與闢異端與胡炳文曰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

廢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此說亦見兩章連類之旨特不知夷之與滕有交涉否耳

陳代四章

此篇前四章是梁後四章是宋其首篇先梁後齊滕而前篇先齊此又先滕而後梁者以首篇是記先後見諸侯王次第而齊是孟子所臣者滕則又孟子所欲有爲者至梁則不仕宋則不見故篇次又如此　首篇梁惠王五章是與王言者此四章又雜記在梁事此章乃是孟子見而不仕之故章內言枉道在見之後在見之外非卽以見爲枉道也陳代意以不見諸侯原是小節今既一見之矣此句卽指見王言既見則當可霸王而仍

落落不偶者或者不知所變通乎故以且字另提而以枉尺直尋諷也孟子則以不見原非小節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言外郎以明已於梁王亦是因其招賢所以可見也至所云枉尺直尋則大不可故亦以且夫提起而決言之王良一節明是可以見而不可枉影子如但言必不可見則當引沈淵洗耳閉門踰垣等作例何必述王良之與乘若近若遠者乎下節結出不枉道從彼此孟子所以雖一見而仍不輕仕也從字較見字爲細一見不可即謂爲從若竟以見爲枉道從彼則孟子固云不待其招而往非云招亦不可往也即如梁惠王固招而往矣何嘗以一見即爲枉道哉 按姚牧庵論許魯齋云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則固分

起與枉尺直尋作兩事看竊以孟子言不見諸侯者三章此章合下兩章觀之是爲魏公孫丑問章是爲宋萬章問章殆以有諸侯來召而不往者而發各有意指必不相蒙　此處車乘蓋與尋常不同江愼修周禮疑義考工記車制謂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云云　按此處所以有射御而無右然周禮戎右亦兼田右豈天子田車亦有右耶

景春章

此章亦是孟子在梁適儀衍爲相故景春侈言以諷也儀衍須就惠王襄王時說陳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橫者實

不盡然。按張儀固言横而公孫衍似亦爲秦然嘗爲約長佩五國印當分晰言之考公孫在秦爲犀首史記表顯王三十六年秦惠文以犀首爲大梁造通鑑顯王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似犀首固爲秦矣然其後實在魏國策載魏相張儀犀首弗利因謂韓公叔以張儀已合秦魏而使委爲衍功公叔委之因相魏（國策屬襄王實惠王後元十三年事）又載陳軫見犀首請移天下之事於公于是燕（噲）趙（武靈）齊（宣）楚（懷）皆以事屬之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姚氏國策註復者言得四國復相魏也（國策屬哀王實襄王元年事）觀此知所言佩五國印當即指此（史記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印爲約長按）史是分言之非相秦而又佩五國印也約長原以約從之長言李鍇尚史亦謂佩五國印即陳軫所謀史并而合之誤襄

王元年五國擊秦正犀首主天下事時則郎衍主兵可知也按史記楚世家有蘇秦約從之說然史記多取國策而楚策言五國約而攻秦楚懷王爲約長並不言蘇秦計五國擊秦時在愼靚三年則蘇秦久已爲人刺死于齊矣烏得倘約從哉則史記實誤要當屬之公孫衍耳則衍此時固主從至張儀以蘇秦激之入相秦魏惠後元五年儀相魏實以爲秦故說魏入少梁於秦魏惠後元十二年儀相秦又相魏說魏事秦不聽秦怒伐之國策註魏惠後元十三年張儀免相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魏則不然儀慚無以歸報留魏魏惠卒襄二年始去魏然則孟子之魏在惠襄時衍正相魏儀亦免相留魏故景春重稱之耶其先衍於儀者又豈不以衍更現爲相耶其一怒事則儀之與公子華圍魏取蒲陽顯王四十

一年衍之與田盼伐趙顯王三十七年皆在愼靚王三年前若商於欺楚則赧王元年事義渠襲秦則愼靚三年事不容入景春此時口氣中也至通鑑次孟子論張儀非丈夫於赧王五年儀死後者似未審當日情事也又何怪文選註枚叔七發之景春佐酒而謂爲學縱横之術是孟子時人者耶　張儀以梁襄王九年卒赧王五年也公孫衍則赧王二十二年秦敗魏伊闕時國策載公孫衍割地講秦此去顯王三十六年爲大良造時共四十二年使衍壽六七十固可及之而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韓非子載魏王誅犀首豈衍去秦後卒爲魏所殺耶不可考矣

周霄章

此章亦以孟子在魏不仕而問也國策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勸魏王相文子以倍田需周霄按策犀首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註田文爲相在襄王時非奔魏相邪王事然則霄結文傾衍時與孟子相際故宜以仕問　論儀衍是游梁時事如惠三十五年則儀未入秦衍未相魏且併亦無周霄等人矣故之梁當在改元末年

夫人蠶繅註三宮世婦句未晰祭義公桑兼天子諸侯言蓋天子之妻后下爲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周官天官序官九嬪註鄭氏謂經不列三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論婦禮無官職要之后下有三夫人明矣而后亦可謂之夫人則如

周宣王之稱姜后曰夫人是也故以天子言則謂夫人副褘受之夫人繅三盆手者此夫人卽后也布於三宮夫人者卽三夫人也若諸侯亦稱夫人則無三宮但有世婦其謂三宮半王后者非也服以祀先王先公者先王以天子言先公以諸侯言其謂諸侯助祭天子故言先王者亦非也孔穎達謂諸侯夫人惟一人今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此似謂諸侯無世婦然曲禮諸侯不名世婦孔疏又謂世婦是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者則諸侯亦有世婦 按 天子世婦則玉藻命於奠繭節

御案謂有本先君宮人而爲世婦者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內世婦之命於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爲世外婦則視其夫

之罰以爲差亦必奠爾而命也云去違此則諸侯亦當有先君宮人及卿大夫妻似亦未必不兼內外世婦也

彭更章

此彭更激孟子以仕不是直以爲泰也亦應是在魏時蓋由三章連類記來殆因孟子不枉道不仕故以無事諷耳

宋小國章

此章合下三章皆敘在宋事可補第二篇陳臻章言在宋所未及其之宋在赧王二年已見按宋君偃以顯王四十一年攻兄剔成出奔而自立立十一年當愼靚三年稱王此章言將行王政四書釋地欲即以稱王事當之說固有據特愼靚三年孟子

猶未之宋至赧王二年則已逾稱王時矣又非可云將行豈此章問答在前又因孟子之宋而類敘之與竊此問是萬章固與公孫丑之問不見諸侯者非一同在宋時事至註引取齊楚魏之兵此在赧王二十九年於此時言之實是太早　齊楚伐宋事實無考如國策載齊攻宋拔五城而荆救不至此事本不隸年鮑註以屬剔成固妄而亦難斷爲卽是此伐宋也若宋存標國策本論謂宋不列於七雄而齊攻之急者以淮北之地據江淮之閒而彭城敖倉粟富兵强齊得宋則旣併淮北漸以窺淮南而中包三晉直接楚之右壤云云然則楚得宋亦猶是矣此要爲當日齊楚伐宋之形勢　萬章疑宋雖行王政亦不足恃

故以見伐伐爲慮孟子舉湯武乃以征字換過伐字而總歸到能行王政上見得能行王政則不慮人之伐而直可以征人然仁政自有大本在故直斥曰不行

戴不勝章

此章則是適宋而與宋臣言矣偃有桀宋之號或其後則然而其始猶不至是也故曰欲善莊嶽日知錄謂莊街名嶽里名左陳無宇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反陳于嶽是也

公孫丑章

前後章皆言宋此似以孟子在宋不見宋王而發孟子四考謂王就見無聞孟子亦卒不往周氏屬宋王講洵爲卓見孟子對

以古不爲臣原是不見但如段干泄柳則亦已甚假如陽貨之先來加禮則孔子且見之矣若彼不求見而我去見之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且爲曾子子路所竊笑哉此雖不明說宋王而當日情事自可想見所以書中無與宋王言論事陳善新語曰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經義考載譚貞默謂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鄒教授弟子時事非在梁齊開語也又分本國不見他國則見　按此說非是蓋孟子不見特不欲曳裾干謁耳若以禮聘則固可見其不見者卽四十以後亦然如在宋蓋亦不見故此章所言迫斯可以見先豈得不見卽見之義所言不爲臣不見君子之所養卽不見之義至四十以

前之事直不待言　陽貨稱大夫毛西河謂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引崔靈恩大國命卿司徒下有大夫二人曰小宰曰小司徒見季氏爲司徒而陽貨在小宰小司徒之列最爲精鑿　按邑宰稱大夫春秋時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至孟子則平陸大夫王驩蓋大夫更可互証至家臣爲大夫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我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說爲屬大夫則家之有大夫明矣故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是家大夫　胥肩漢書吳王濞傳胥肩豨足師古曰胥翕也謂歛之也則非竦義

戴盈之章

邢疏謂戴盈之即戴不勝此非必有據當亦揣測之辭耳　什一註井田之法　按孟子在滕言井地在之宋後蓋亦有不井授而什一者盈之是約畧言之非必謂將行井田

好辯章

此章好辯謂與楊墨辯也墨翟宋大夫則其教必行於宋孟子在宋固當與之辯所謂外人豈即宋言之耶其云不歸楊則歸墨明側重墨一邊也四書考異謂楊以放蕩禮法縱恣情慾爲宗豈尚有與我儒相似處若墨子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豎旗鼓肆爲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時惑者遂以孔墨並稱則墨翟實異端之渠魁矣云云然則宜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也而

孟子闢之殆有先墨於楊者耶班固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禹見淸廟茅屋是以貴儉見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義推兼愛之義而不別親疎按孟子責之在兼愛蓋即釋氏冤親平等慈悲普渡之意楊子宗黃老淸淨之旨觀其言謂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碍之此是爲我至云舜禹周孔生無一日之歡不如桀紂及時爲樂此蓋爲我太甚激而爲適已自足之辭也按孟子責之在爲我只謂其山林枯槁厭棄塵世意至其世次則中庸序所言異端指老莊列楊墨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列子則柳宗元據所言鄭殺其相駟子楊句証爲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十年則列子與子思同時列子載楊朱數條內有見梁王之文則

揚子西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爲侯之後矣國策載墨子與
公輸盤論攻宋事係在景公 按 景公元年爲魯昭公二十六年
故後人有墨子並孔子之說然本篇末指實景公而策內如求
講於秦篇已言蘇秦而亦屬景公可知是誤蓋鮑註以策有大
尹遂附會左傳大尹立啟事謬以景公標目耳實則非有確據
也索隱以墨子言文子謂文子是曾子弟子而証爲在七十子
後今更以墨子楚越戰於江公輸作鈎強証之如其在春秋年
閒越豈得與楚戰此當據吳越春秋所載句踐四傳而及無彊
及史記越王無彊西伐楚之文可見是已及戰國而後越與楚
戰公輸乃爲之作戰具也然則輸攻墨守亦必戰國時或不過

剔成之先耳而墨子自當如漢書註謂在孔子後蓋楊墨是先於孟子至孟子時尤熾云爾　孟子此章言三聖是臣道一邊所以自況也不重堯武王與歷敘羣聖者異又此斥楊墨爲禽獸故章內龍蛇鳥獸害人禽獸至虎豹犀象等字皆以作引至弑父弑君則人亦禽獸矣下乃於無父無君痛喝之欲其不爲禽獸也　伐奄或謂指周公相成王事者非也蓋從相武王說下中間忽插入相成王事語意難貫毛西河謂周公伐奄有三引多方本文至於再至於三舊註再畔三畔爲証謂其一是相武王之時孟子所言者是也蓋相武之伐奄雖他經書無考而孟子卽可爲據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則誅紂時定當先會

伐奄據此則伐奄與誅紂爲一時事庶與孟子文法爲一貫至三年討其君趙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以解誅紂三年耳豈伐奄即統入誅紂而亦言三年耶至討其君謂討奄君然討其罪猶未誅殺若後之伐奄入奄則直誅之矣 按後之伐奄亦是三年考周公居東東征據竹書載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於郊以歸遂伐殷三年滅殷遂伐奄四年統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然則居東二年是由元年春以及二年秋征東三年即由二年秋以至四年春訖事總計居東東征首尾不過三年有零而已而伐奄入奄亦總在征東三年內也

至封魯在五年必奄滅而後魯可封凡謂武王封魯及成王元年之魯者非也若毛氏以伐奄又有二謂一是周公攝政初年伐奄多士所云是也謂一是周公居洛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今觀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王來自奄則奄滅而王行巡狩之事多方當在多士之前今倒其篇次耳不得又分爲二

孔子懼節註以托南面之權爲罪我謹按春秋隱元年傳

御案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云云遵此則註說

非是又知我我言良臣順子以我宜作春秋也罪我我言賊黨逆裔以我不宜作春秋欲以是罪我也不作孔子自認罪過解

陳仲子章

此章因上章論楊墨之無父無君而類及無母無兄者耳此亦齊人而不附於梁惠公孫者以首二篇所記皆關涉國事此則事論一人故當次於辯楊墨之後爾陳仲子即國策載趙威后所問之於陵仲子鮑註謂與孟子所稱者已七八十年此又一人者誤趙威后用事秖在趙孝成王元年至二年即卒當赧王五十年五十一年距孟子在赧王初年時不遠可見非有兩仲子且孟子所云尚是其少年事想晚年尤怪僻耳又威后問其

尙存何必不先時已卒耶　盜跖秦大盜也李奇註云爾莊周以爲柳下惠之弟師古曰蓋寓言也焦袁熹四書說云跖是秦盜秦魯相去遠又惠爲展氏之季跖非其弟可知則師古寓言之說爲確今人皆沿莊周語於柳下無損然非事實也

姪　曰贊陛襄校字